



太東世語

坤



服部文庫
イ 17
2010
2



大東世語卷之三

賞譽

藤春津

贈相國百川之孫左大臣緒嗣之子官刑部卿參議

不營世利唯馬是

好養閑里第不肯出仕無識其志者帝戲語左右

曰是南山玄豹也

仁明帝調鍊五石先令近侍嘗試其精粗黃門數輩

有畏難之色藤良相

閑院相國冬嗣之子官右大臣

輒引杯一飲

而盡帝乃感藥劑之間猶不忘臣義甚重之

紀發昭年十八既能文詞從都良香門未見知一日



117
2010
2

集飲賦詩都大歎賞從是名聲日隆紀納言延喜以後詩序云

予十有五初志學十八頗知屬文時無援助未遇提獎先師大夫為當時秀才予雖列門徒未及知名于時北堂諸生群飲同賦幽人釣春水之詩先師獨擢予詩曰綴韻之間甚得風骨依此一言漸增聲價

江朝綱餞渤海裴瑒序曰前途程遠馳思於鴈山之暮雲後會期遙霓纓於鴻臚之曉淚裴大歎賞經年或適渤海彼國人問江公既作相不曰未彼曰大邦何以不重文才

三統理平大內記兼式部太輔沒後管文時常讀其集曰先輩

固不易及

管三品為學生藤有章右府恒佐第三子官尾張守讚曰接軫青

牛巡遊乎道德之境分鑣班馬競騫乎儒雅之林

可謂姓藤之生逸群之駿者也字曰藤群眾之所

望

吏部王月夜泛舟河陽五更有舟吹笛過雙調極手

甚覺神妙時曉霧隱昧不見人舟唯聽櫓聲與笛

調耳王暗問何人應曰信義源博雅之子王大嗟賞謂

天下無上輒隔霧中呼雙調君信義因有雙調君

稱。

都良香子在中。管道真子淳茂。文章博士管文時子

輔昭。大内記父子相繼。皆擅文名。江帥曰。可謂紹美。

藤公賴宗。御堂公第二子。掘川大將。右大臣。善雅歌。時諺云。貫之兼

盛擅古風。千載一遇掘川公。

藤光賴。中納言顯賴之子。官至大納言。為職事官。詣宇治左府公。賴長

白事。題件甚多。口占煩雜。公慮失聞。取筆研與之。

光賴於座記筆如流。公乃受看。事旨明暢。辭采可

觀。畢事起。公曰。送曰。若伊人。可謂國家至寶矣。何

必楚白珩。

僧琳賢。横川僧心匠風流。有訟事。詣源侍中。雅兼。六條右府顯房

之。侍中便迎言。近聞道人詠大原流泉歌。辭殊妙

賢云。遮莫訟理有否。唯此賞鑒。終身銘心。不告事

而去。

藤侍郎通憲。稱南家敦親。可謂至學。或問其故。侍郎

曰。此人每有問者。多云不知。孔子不云乎。不知為

不知。是知也。凡至學者。不耻不知。

藤家隆。内大臣師通之子也。皇少時。從五條藤三品。后宮大夫。稱壬生二位。

俊成。二條中納言俊忠之子。皇太學永言之方。三后官大夫。居五條。因稱五條三位。

品曰。後來得吾道為稱首者。必此生也。每見唯問

風雅之用心耳。不似他人動先問窮難義。

品藻

紀淑望

發昭之子。民部太輔。

目先達和歌之體。曰花山僧正。

良安

世之子。左少將宗貞。後為僧。更名遍昭。住華山。尤得歌體。然其詞甚華而

少實。如畫圖好女。徒動人情。在原中將

平城帝之孫。阿保王

之子。右中將。之歌。其情有餘。其詞不足。如菱花雖少彩

色。而有薰香。文琳

文屋康秀字琳

巧詠物。然其體近俗也。

如賈人之著鮮衣。宇治山僧喜撰。其詞華麗。而首

尾停滯。如望秋月。遇曉雲。小野小町

出羽守良真女之歌。

古衣通姬之流也。然豔而無氣力。如病婦之著華

粉。大友黑主歌。古猿丸大夫之次也。頗有逸興。而

體其鄙。如田夫之息花前也。

琵琶有玄象牧馬。竝稱寶器。源博雅

延喜帝孫親王克明之子。三品

皇后官大夫之子。信義信明兄弟。俱是名手。信義前彈

玄象。信明後彈牧馬。則無優劣焉。更使信明彈玄

象。信義彈牧馬。則其聲相懸。故人皆云。信明超信

義玄象勝牧馬

藤大將軍忠文

參議春津之孫。參議枝良之子。官民部卿參議。承平中。平將門反。詔授忠

文征夷大將軍遣征。時忠文方食。聞命。東征。先時下。投箸而起。朝受節刀。不歸家而徑發。

賊平路返。論賞軍功。眾僉言可與賞。小野公

實賴。貞信。

公忠平之長子。官攝政大政。大臣。諡曰清慎公。時為參議。獨執曰。疑事不可行。

公弟九條師輔

負信公之子。清慎公之弟。官右大臣。號稱九條。曰。伊既受

總督之命而事速平。未嘗無遙制之援。奈何舍之

刑疑勿行。賞疑惟行。恐且從眾。公固不從事。寢不

賞。時人乃疾長公忌克而服。少公寬恕。忠文憤怒。不食而卒。

野道風江朝綱。竝是善書。爭競紛然。人未敢辨優劣。

二家請上天曆。判上曰。江書劣。野猶野才劣。江

中書王

後中書王也。

學文慶太史

姓慶滋。名保胤。文章生大內記。其餘多

賓客。時比鄴中。王使太史論時文人。太史曰。紀齊

名體制。如宮宅半舊。帷簾小敞。寒月獨夜。思婦彈

箏。其中江以言。如白沙如雪。落花滿庭。出舞陵王

江匡衡

中納言江維時之孫。式部大輔重光之子。永延長和二世侍讀。文章博士。至式部太

輔侍。如壯夫擐赤甲。策駿馬。方出關門。王曰。卿何

如。曰。下官既上檳榔車。

中書王兼明。延喜帝子。中務卿。右大臣。稱前中書王。藤兵部佐理。

中納言敦忠之子。藤亞相行成。書稱三迹。各有風體。源右

相。顯房云。世品行成。下於道風。則佐理兼明。可謂同

等。時人道高積善。高階茂範之玄孫。式部太輔成忠之子。左少辨。作衛玠

家風。

正曆中。或問相者云。內府公隆何如。曰佳也。若長秋

公。道長時為中宮大夫。可謂佳矣。又問粟田公道兼何如。曰佳

也。若長秋公。可謂佳矣。又問亞相公道綱何如。曰亦

佳也。是謂雷相。大震頃刻。後藏其聲。若長秋公。可

謂佳矣。或曰。我未始問長秋公。如何。數數稱之乎。

相者曰。是謂虎子度山無上相也。皆藤相國兼家之子。長子道隆。

至內大臣關白。次子道兼。至關白左大臣。其次道綱。至大納言右大將。早卒。季子道長。至攝政大政

大臣。子男繁多。榮貴尤盛。男至公卿六人。女子立后者三人。其餘為妃夫人。子孫遂至世相家不斷。

御堂公。建法成寺。設大法會。帝為臨幸。其日令都鄙

縱觀。河內有一野樸老僧。偶出都來觀。萬人雜沓。

既而有司驅除雜隸。遵路疏開。云相公至。威儀嚴

重。庶官俯伏。僧曰。美哉相公。令人肅敬。相公御堂

子。遂上進。跪坐。父公前。唯謹。僧曰。美哉父公。尚加

相公耶。俄頃警蹕皆云天子臨幸。既而公卿唱儀。

天子入御。僧曰美哉。天子我日本第一人也。帝遂

進拜堂上。佛僧曰美哉。終無尚於我佛者。乃去。

閑院藤右相。實行。閑院春官大夫。公實之子。右大臣至大政大臣。中院源內相。

雅定。右府顯房之孫。雅實之子。至右大臣。同日拜相。一黃門赴賀。先詣

右相門外。車馬既已填咽。俄又營四脚門。乃求別

門入。見第中陳整。士女盛服。掃除供辦。以待賀客。

意氣甚得。良久主人出接。喃喃謝恩。話驩移時。乃

去。次詣內相門外。聞寂入中門廊。狗跡作穢。不見

門者。乃請人通謁。主人便從。謁者出衣服踈樸。直

云特來為今日耶。作相故多大事。何賀耶。蕭散乃

止。無由相慶其人。乃歎靜躁大殊。

江帥曰。公任齊信。相國恒德公藤為光之子。官大納言。可謂詩敵。譬之

相撲。公任應能拋。不可能打齊信。或云藤伊周言。

江帥論紀齊名。江以言二家文章。紀必專古。故不失

則。至其不得無足復見。江必貴新。故似無法。縱其

不得意。興既多。

江帥云。橘在列。字卿。橘和州秘樹之子。文學不如源順。左馬頭源攀之

子能登守順不如慶保胤胤不如江以言此輩皆出藍

之才也在列文學傳順順傳保胤胤傳以言

白河上皇問藤俊綱當今名園之勝何許為最俊綱

曰石田第一高陽第二將品第三上皇曰吾所創

鳥羽何如曰陛下乃以天下飾造壯觀不得不爾

然至於地形眺望自然物色臣伏見園故當次高

陽耳

紀貫之凡躬恒二子和歌者流先達名士或難判其

雄雌問之源俊賴俊賴頷數數徐言曰躬恒故應

不易侮耳或問然則以紀為劣乎究問不巳俊賴應答如初竟不辨析

平重衡清盛第被虜到鎌倉源幕府憐其容止問鄰

遣妓千壽暫解其幽憤重衡雅優才藝善琵琶乃

聽千壽彈琴且歌悲不自禁於邑之餘因亦和曰

燈暗數行虞氏淚橘相公句千壽深已屬情因亦哀感

幕府聞之曰平氏馬上之外復有如許風流乎或

侍坐曰平氏才流故多曾比諸平於百花而且伊

人以牡丹

文應龜山帝宮侍慧俊相夸侮弄年少諸官來乃於簾

內試問。子規啼已有聞邪。一人云。向在巖倉。鬚鬢如聞。有一人云。身不被比數。那得一聞。宮侍相謂。如聞無可不可。身不被比數。口頭可憎。

規箴

釋道昌

俗姓秦氏讚州人

天長中。召入為導師。上從容問曰。

庖宰之罪。貴賤何重。昌曰。帝王最重。左右失色。上默然少焉。曰。何也。昌曰。竊見日舉之膳。割害必多。山澤飛走。動受過殺。至于臣庶。山海有禁。弋釣所獲。僅充口腹。耳。臣以此知之。上善其對。為省庖供。

寬平時。斷屠明年。上出獵。管公承間從容問。上曰。不

知今年鳥獸有何過罪。上為止獵。

延喜中。管公為左相。所忌。

左相時平。相國藤基經之子。官左大臣。號本院。善

相公。行與公善。數託日者言。諫公避位。公不用。善

曰。離朱之眼。不見睫上塵。仲尼之才。難知匱中物。

公雖明哲。且慮無望。公猶不用。果罹貶謫之禍。

道真。自寬平中。見重於世。延喜時為右相。而藤公時平。以門地為左相。少管二十年。政事才學。固不相如。而藤公以華族欲壓管公。令降於已。故不相能。管公終為所構。左遷太宰府卒。

天曆帝留意政事。召賤吏老者。密問當今與前朝廷

喜之時異同得失。吏曰：無異。上切問再三，令以實奏。吏乃拜伏曰：微賤下吏，奚敢分辨。唯當今除目之夜，聊覺用燎燭較多耳。上悟。爾後調選，必先日時加思詮量。

平親信。越後守子隆良。右馬助嘗見親遇藤公伊周及伊

周兄弟得罪事起，隆良證之，因受其賞，乃申慶詣其父親信。父曰：夷貊之人，汝非吾子也。不知何以詣吾家邪。

長曆帝不豫避位，既讓太子。長曆長子，即位為後冷泉帝。故事讓

位新帝。於時更復定東宮，延久帝是長曆第二子。

時為諸王次當立為東宮，而未有命。藤亞相能信

宇治相公之弟因事啓請曰：第二皇子當令屬何處僧院

避居。長曆帝乃悟曰：是當立東宮。但丞相言且緩

之，故未命耳。即日冊立定之。因使能信傳。長曆帝大漸傳

位太子。即又立第二皇子為東宮。乃顧命宇治公。慇懃託二宮事。其言為天子發。則公一意奉詔。言及東宮，則佯為不聽。唯拜伏而已。延久帝聰敏，雄斷自在。諸王時不相能於宇治相公。既居東宮，二十五年居闕篤學。究習國家故事，常切齒藤氏專權。及即位，每事裁抑。時稱賢主，仰望中興。宇治公久已忌之。自帝即位，便託老病，恒居宇治莊，不與政事。帝在位五年崩，公亦尋薨。

寬治帝省覽奏事每至乙夜時稱不懈一日坊門藤
 為隆奏太上皇帝承保曰上近候失常得無惑疾上
 皇驚問左右皆言未嘗聞乃召為隆問其委曲對
 曰近奉祖廟事上時吹笛不應是非聖體失常邪
 上聞之慚曰有此事爾時方受笛秘曲且闕會為
 隆來奏乃擬待竟受之未即應渠便罷退爾
 源大將軍賴朝常誠武人過奢有俊兼者盛飾美服出
 公取其佩刀看之即抽盡斷其衣襲曰士祿有限
 汝將欲以何物養兵耶

捷悟

藤公兼家作納言時夢相阪關值雪疑是凶令占之
 占者云吉必應有遺斑牛是其兆也果有獻斑牛
 公悅厚貺占者賞其奇中既而江吏部匡至公語
 之江云是失占也夫雪白爾關而值白得非公陞
 關白耶關白丞相也明年果拜丞相

御堂丞相初營東第令藤有國監造西泉透廊南出
 之上一架不施長押木公視怪其不牢爾時有國
 不辯而止及上東后后御堂公長女入為永延帝
妃尋冊為后帝崩後號曰上

東門院 冊立始入內輿輦此出廊架開濶無所妨礙

有國時在側小咳公顧則仰指廊上視公公始悟其慮頗遠

藤賢有國字賢聞有圖暗打已者在暗處持油立果有來

打而過者便偷灑其袖明日認汚袖為驗其人不
能爭逃

上東后帳內犬生子時疑禍妖召博士江匡衡問之

江奏曰吉不可言謹按犬字犬旁加一即在上則
為天字在下則為太字配以子字是為太子生為

天子吉孰大焉亾後生太子即位為寬仁帝

上東后臨生太子產難后父御堂公甚憂乃開障子

自內出咨諸卿更命祈禳藤有國在下座答曰產

事已成何以更祈言未畢帳內女侍乃走出告皇

子生皆呼萬歲後御堂公問有國何以知之言向

見公開障子出謂障礙於子者已開以是知之

寬仁帝即位後上東太后入見顧覽宮中乃歎曰先

帝崩後未幾禁內百爾一何衰哉帝心慚懼時黃

門源顯基適在戶外無端口吟朗詠佳句一二太

后聞之。又曰。此唯足存想往時之盛。帝乃解顏。承保帝即位。初宮中火。上倉卒出南殿。從官未至。有入走入。徑赴火所。急移御寶。又赴衛陳。引出輦車。着於階前。上乃見其有幹。未知為誰。問其名。便應曰。左少辨正家。上曰。若是辨官。宜備近側。正家素與江匡房竝稱。而江以侍東宮。朝夕風議。上未聞有正家。乃造次具官。上謁。當時稱其機警。永保中。京畿有孽。帝欲令高僧禳焉。夢或告曰。竹人禳災。覺問群臣。皆不能解。江匡房奏曰。請命範俊。

帝問其故。江曰。範俊從竹人。時俊隱那智山。帝乃

詔俊出為僧正。俊事東寺成尊。與義範齊名。後以事潛藏那智山。

妙音公自土州歸。詣上皇宮。皇命琵琶曰。久矣不聽

君音。公乃拜。先彈嘉皇恩。次彈還城樂。聽者都歎

其切。

源將軍賴朝。初興兵東國。遣藤九盛長。說房總強家。千葉平經胤。與上總平弘常。藤九到總。以密詔暨檄視之。千葉曰。謹奉。上旨。當與弘常謀。而奔命。藤九還途。遇千葉子小太。獵歸。駐馬相語。小太

年十七。乃以父答旨為失。急引藤九歸。向父曰。前徵兵時。大人既應。今復見詔檄。且我家非上總屬。何待弘常。應涉遲疑。恐復不可。父乃決意承命。

夙慧

弘仁帝。御豐樂院觀射。諸王及群臣以次射。弟王時年十二。上戲謂曰。弟雖少弱。男子當執弓矢。王應詔而起。再發皆中。時王外祖阪將軍田村侍坐。喜躍不勝。起進抱王而拜。且奏曰。臣嘗將百萬。征討東夷。實賴天威。敵愾得克。竊惟臣於戎事。猶未之能。

信今王在齠齡。武技如此。非臣等所能及。上咲曰。將兵褒揚外孫。何甚過多。

橘廣相

小字文人。一名博覽。

九歲昇殿。屬春暮。應詔詩云。荒村

桃李猶可愛。何況瓊林華苑春。

源參議經賴

左府雅信之孫。中宮太夫扶義之子。左大辨宰相。

前妻所生女

幼慧。參議太憐愛之。同車觀幸。看供奉百官盛飾。渡過。試問女曰。爾欲配何人。一一指問之。女皆不應。及源隆國西宮左府高明之孫。大納言俊賢之子。官大納言。號稱宇治。渡女曰。是當佳。後遂嫁之。後妻曰。吾女固欲踰前者數。

為道父時藤資仲大納言資平之子至中納言有名才學乃歸

之資仲意已相競而隆國官階累進其子隆俊為

黃門時資仲未拜侍中

法深世善琵琶其女兒年七歲為作小琵琶與令常

弄一日有誠兒怒奪小琵琶且曰汝唯事狂走是

既無用於汝兒幼心甚悲數使乳母謝乞父猶不

與值隨母拜神鴨社歸途母問兒亦有所祈不兒

曰願加神護令兒至琵琶妙父聞愛憐復與小琵

琶

藤亞相伊平女少在文應后宮宮中呼曰近衛自幼聰敏長以詩歌稱不嫁不仕年三十

為阿婆戒行終身九歲時在父前與諸兄伊賴僧覺道實伊題池

冰作歌諸兄皆以薄冰立辭女意謂人皆云爾同

此不奇乃獨言厚冰父看笑曰此兒必為作者

豪爽

承平東征朝議擇追討元帥欲以藤元方參議菅根之子大納

言氏部卿拜大將軍元方曰闔外之任一事以上國家

無不聽用如有用我者必請丞相貞信公時為相子一人

為副而後受命朝議乃寢於是遣忠文

源滿仲 清和帝孫。源經基之子。歷任諸州鎮守府將軍。治部太輔。 驍悍。晚年歸佛。

請慧心受戒。家私男女三十餘人同俱入道。乃受

第一不殺生戒。滿仲坐睡。如不肯受。餘悉奉受已

而私語戒師曰。第一戒心已聽信。但防將來家奴

輩稍生輕侮意。乃爾。滿仲子源賢為僧。常憂父剛暴。陰請慧心來於多田居。修

小佛事。因便勸勉。滿仲忽發心歸依。即日放去鷹三百。悉燒獵具。

藤將軍忠文為近衛司。乃每直夜必取御厩馬。置立

枕上。曰。終夕聽馬齧物嚼嚼然。乃警我眠。

廷尉藤朝成有祈石清水廟。祝請問功勞為告辭。廷

尉曰。我決殺強盜百人。祝曰。神誓禁殺。如是恐應

難告。廷尉曰。神誓我固識之。而誓未云為國除惡

非此限。奈何。祝不能答。

四條亞相。公初有盛稱。法興相國。顧諸子曰。家兒輩

欲履伊人影。猶且可得乎。御堂公最少。越二兄進

曰。影不可履。面或可履。後竟居上相。四條公終亞

相。

承保帝。欲聞天喜中征奧之事。天喜中遣將軍源賴

城寨基峙。久乃克平。藤則明者。往日從源將軍親歷攻戰時

老尚存帝召令言其事則明日爾時臣等從將已發鎮府朔雪初下軍容肅然便欲云云帝止之曰事體悲壯餘已可想不須詳聞乃賜衣襲罷

白河帝豪邁事好勇壯當著盛服尚侍或從側整正衣冠便叱使退曰不須學紈袴子態又嘗起層塔建大寺陳設百燈令一人主一燈向暝齊手點發以為盛觀或不得其意前後點之怒令更作

法性藤公

法性寺大政大臣忠通知足院忠實之子

善書有乞寺榜者率

書與之既而聞與基衡所捨寺榜怒遣舍人於與取還基衡豪悍恃勢欲不肯還其妻諫乃還之使者勇而有計慮其復悔取輒破齋歸時人謂不減睨柱之氣

征奧之役人皆服源將軍義家驍勇清武則聚堅甲三領為的請試其弓力將軍一發貫三甲武則曰神也非人所及益畏憚之

小松平公拜內府賀夕番長佐伯國方

重文之子試馬事

大臣拜賀使番長試馬

始出馴馬國方請左右曰今夕之試

僕圍屬曰國方以必當制御驛馬如斯善柔恨其

無觀願更命之。公曰：萬一傷敗，賀夕不祥。國方重，請曰：即有墮失，國方當其不祥。若以為不足制，驍驕者則請命他人為番長。公不得已，命出惡馬。國方喜而騎，迴縱橫，無不如意。公亦悅賞之。

源廷尉將襲八島，修船攝海濱。平三景時為軍監，進策曰：請設逆艫。廷尉曰：逆艫何？平三曰：陸馬之用，進退如意。至於戰艦，進不克退，退不克進。今常艫之外，交互逆者，設之舳艫前，却自便。廷尉曰：軍令有進無退，猶恐難驅。况預視逃方，奚可？今日治兵

之初，聞此不祥，逆倒千萬於卿等，任意於我，無用

平三起色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是為良將。若公

豬武耳，廷尉曰：豬乎？不知軍，唯奮擊克勝，莫快於

是。廷尉將發船，其日大風，船人不可。廷尉怒曰：兵法擊敵不虞，今日彼無備必矣。謂不可斬船人。

懼相謂曰：發亦死，不發亦死。齊死不如馳死，乃發。集船本五百艘，發者唯五艘而已。人不滿百。海上

三日程未過三時得渡，遂襲八島大勝。

承久之變。承久中，元曆上皇，躁而好勇，專聽政事。上

在其掌握。上皇多不得縱焉。漸積猜忌，乃欲滅此條氏，收其權制。京師訥訥有言。

鎌倉之議，平義時逆先與甲使子泰時將西上。父

曰朝廷不明。讒構無極。汝盡敵而歸。不克死之。勿望復見我面。既發明日。泰時獨騎馳返。問曰。軍政進退。謹已領命。若或一有六軍親征。不圖途遇。啓行。如何處置。父默思良久。曰。善乎。汝問君不可抗。萬一有爾。汝唯當脫胄斷弦。歸命司敗耳。不爾。徒有長安輕薄兒輩。妄藉天威。以來殺千至一戰殲無退。

承久之亂。鎌倉檄諸州發兵向都。甲人武田五郎伊豆

守信將發。或曰。此日凶。宜擇吉。而行。問何謂凶。曰

是謂十死一生。武田曰。撥甲執兵。固即死也。且出軍。以喪禮處之。是於我吉日耳。乃發。

陸原武士。拘囚藤原相。為兼以去。京極中將為教之子。官大納言。永仁

中有告為兼謀反者。陸原者。北條氏所置。更遣親兄弟二人。護衛京師。藤資朝日野大納言

言俊光次子中納言在路見之。曰。大丈夫乃至如斯。志願足矣。

容止

藤左府好笑。時與菅右相有隙。每共聽政。固執多忤。一日。史上事。有駭態可笑。左府方執事。笑病忽發。

絕倒不坐。腹不堪捧。聲遽舌啐。顧言右相曰。今日之事。都唯委公。

天曆時藤朝忠高藤之孫。三條右府定方子。侍上前。上始召其弟

朝成入。已至上。乃自青鎖窺之。嫌其醜惡。失望。素

聞善笛。詔令吹弄。其聲高亮。穿徹宮梁。上喜。謂朝

忠曰。聽此笛聲。乃覺頓生美顏。

藤相道隆。常與藤大將朝光堀川相國兼通之子。道隆從兄也。官左大將大

納諸人劇飲。亂髮散帶。每至爛醉。而相公素美容

儀。雖極醉。少時便醒。衣冠如常。或有公事。扶醉上

車。著盛服。便已偃卧。臨事警醒。少斂下車。容服不

小損。

藤内府容顏明秀。病將薨。吏部某來行宣。公已不堪

曳紳。勉且膝出。簾外致謝。而美容猶尚可觀。吏部

語人云。人之顏面。至死猶有須用時。

藤相師通師實之子。内大臣關白。身體雄威。姿容壯麗。朝廷大

儀。江黃門匡房瞻其冠裝。謂人曰。恨不令外國人見。

藤信通大納言宗通之子。參議中將。少有威容。白河帝命。郎官戎

服。度前觀之。人云。見信通在行。餘正自如從卒。

内府藤公教美容姿好作依態少時作四位少將手
掌薰香持畫月扇衣裳楚楚車從輕鮮值日夕佳
必託奉起居故詣上皇及太后諸宮侍宮女伴每
佳夕必相謂曰復至四位少將時耶。

花園左相源有仁延久帝之孫親王輔仁之子賜姓源氏官左大臣號曰花園以皇孫

素已貴重有姿容儀好裝美服當時慕倣至衣冠
裁制為之一變風流歡宴多從此游門客義故亦
皆能技賦詩詠歌吹笙鼓瑟會集影從不待延外
世且其門下為百大夫 大東世語卷之三終

大東世語卷之四

企羨

東三條丞相兼家月夜遊東北院中宵方靜公請藤戶

部齊信朗詠戶部思索良久座人傾想乃發詠云念

極樂之尊一夜山月正圓是齊名文中句紀齊名勸學會

同賦攝念山林序中句齊名適陪丞相在座人乃羨賞其特

見采名流

慶保胤崇信釋氏晚詣橫川從增賀增賀俗姓橘氏參議恒平之子

聽法及說止觀明靜前代未聞保胤深已歸依不

覺雙淚橫流。賀乃揚拳打罵曰：作何面邪？泣如是。座上惶然，乃停講。他日復聽，再泣如初。賀復打，乃止。最後聽，泣愈甚。於是賀亦悽然垂淚，徐授其文。

慶太史慈憫恤物。一日以公事趣入中路，忽聞女子哭聲，從尋其處，就問其故。有一女僮言為家主假他革帶來，路失之，乃懼罪泣。太史惻然，便解已帶與之曰：聊且可以此償爾。即去。既應急入，請外吏所帶行事。

伶工時光，笛有黃鍾入調，深秘不傳。亞相藤宗俊右大

臣俊家之子

從受諸曲，苦請秘調，累年時光善其篤好，屢已許之，猶復重惜不果。一夕風雨如晦，忽來云：

今夕將密傳，要當避人耳。乃二人著雨衣，到太極殿，影跡曠絕，暗雨甚鳴，絕無人可竊聽。理時光猶恐有乘暗傳耳者，發燭搜過區陬，果見隱楹，若蓑笠動狀，索之即武能也。時光驚曰：余故慮此爾，遂止而還。

武能與金田時光同時後生，意不相下。時相公命為時光弟子，乃不得已，具名譜詣其家。時光正坐廳，繕笛不意其至，喜延坐，請其來意。武能曰：相公命我，使受君教，問何欲受？曰：大食入調，所未得耳。願

見授時光勃然。乃指其兒幼在前。應武能云。竢此兒長。傳此而後脫。復及他耳。武能曰。賢子長成。不知何年。乃反受名譜去。後隱大極殿伺之。蓋欲竊聽而得此。

源義光

賴義之子。新羅三郎。刑部丞。

學笙。豐時元時元卒時。其子

時秋尚幼。秘曲未可授。乃授義光大食。調入調後。義光憂其兄家義東征賊未平。乞朝欲赴戮。力不許。乃解官獨發。日夜兼行。時秋逐驛馳至。乃請與俱。義光頗怪。數苦駐行。及足柯山。辭喻再三。猶不肯。

義光忽復悟其意。路傍班荆布二楯分座。乃胡錄中出。時元所書與大食入調譜示之。問有齋笙耶。時秋乃出笙。義光曰。子所追。想必此事。我今赴戰。生歸難期。子即豐氏世守也。殉我無益。若信吾志。歸全其道。悉傳秘曲。畢各別去。

能因與友人車行。忽下步里許。友驚問之。乃曰。今所過。伊勢夫人舊家跡。爾隔世。雖邈庭松尚存。名流所居。奈何可輒乘過哉。待樹杪不見。而後載行。伊勢

詠歌上流。因已以耽好敬尚焉。

笙人市佑時光與筆策人用光唱歌裏頭樂欣然相
適中使偶至已在傍二人都不相接對歌不歇使
怒歸奏上歎曰唱歌入神外境都忘乃為樂之至
於斯乎萬乘徒重恨不得輕赴縱聽高倉帝時云

傷逝

藤黃門敦忠左大臣時平之子妙絲竹早亡後每御宴以源
博雅堪音必奏其事若有事故不得召入則御宴
為之輟故舊猶云黃門若在豈容使王孫獨專朝
野乎

紀寬欲得納言懇祈長谷夢有人命曰他方須汝文

章當遣爾尋卒

世傳寬母初祈長谷而得生寬

永延時內宴蹴鞠四納言俱陪

相國恒德公為光之子齊信相國賴忠之

子公任左相高明之子俊賢并行成時稱四納言

鞠激隕外例當一人往

取藤公任曰此中不至將相人之子當遣耳藤行

成嘆曰先少將不幸早没人不可無壽

行成攝政伊尹之孫

少將義孝之子義孝早逝不陞大臣大將

江帥文辭不及其祖

朝綱匡衡

至於才學優長博識古今

非獨江家諸氏蓋無若者最留意國家典章恒言

朝廷若盛吾家亦盛。朝廷若衰吾家亦衰。及其沒
藤黃門宗忠歎惜曰。斯人八葉儒家。三世侍讀。朝
之樞要。文之燈燭也。國家失良臣。天下亾明鏡。
兼好卜部兼顯之子左兵衛曰。昔日雪朝屬有託事。貽書友人。
草卒不及雪狀。其人答書曰。不問此雪如何。子非
吾友。其人已逝。於今不可忘。

棲逸

僧玄賓。初菴居。三輪朝野欽其德行。賓惡其煩劇。滅
跡而去。玄賓俗姓弓削氏。其族道鏡。驕淫滔天。賓甚醜之。殊深避世。經年其弟

子北行。偶見河津翁。躬著敝衣。蓬髮改容。良久熟
看。似故師面。乃悲欲問之。而難人中。且促行。不可
停。既竣事。歸到前津。乃不復見。問之。皆曰。夫翁計
食受雇。不取其餘。都無他營。口常誦佛。某月日失

所在。按其月日。向相看之時也。伊賀郡司家。忽有頭陀人來。芻蕘

作庸。久之。其家俄遭被坐逐。家僮多散。其餘擁主。唯聚泣而已。頭陀乃因家人進謀曰。且先詣京陳訴。事窮而後散。徒未晚。野僧有小因緣。國司公願與俱行。主人未信。然已無他計。乃試挾而出都。頭陀曰。我有所識。君暫入近舍待之。但亦如此形狀。恐見疑怪。乃借人具袈裟。而步進國司亞相門。門者驚見。相通跪伏。主公盛服出。延之上座。便叙中歲滅跡。朝野惋惜之事。頭陀曰。此自容閑話。今乃

有急當請告一事。貧道年來所憑主人。俄有坐罪。不可忍看。若其輕咎。願借貧道。冀從原放。亞相許諾。即與原狀。頭陀受喜曰。主人已在近舍。應須先示此狀。令安心爾。乃出。在近舍側。便脫法服。疊之。置原狀於其上。不見郡司。滅跡而去。皆知是玄賓。方歎其韜晦。

相阪旨人。妙於琵琶。而高樓。外人不得傳習。曲有

流泉啄木。殊秘。不常彈。無能聞得者。王孫博雅。專

精琵琶。世傳博雅誕時。空中聽天樂。恨未得秘曲。且憂此旨一

逝。永自此絕。乃欲竊得焉。試造一見。無由發言。而

還。爾後每夕。密往其菴側。窺聽。三年。未嘗有彈。值

中秋月陰風淒。乃復依常往伺之。旨人忽彈盤涉

調。博雅心中悶癢。冀及秘曲。少頃彈罷。蕭然遣情。

嘯咏。且歎曰。嗚呼。無其人哉。當此寂寂。誰當共靜。

夜思者。亦應語心耳。博雅應聲出。乃通名。且具陳

向來事。旨人感歎。終夕晤言。秘曲悉授。世乃稱旨

人。隱趣博雅好事至今。

前中書王作池亭。曰夏條。為帷。冬冰為鏡。南島之五

大夫作老伴。東岸之一脉泉。為知音。

黃門源顯基。受寬仁帝後一條恩眷。晏駕初。暝在省中。

怪梓宮燭進。頗遲。問之。或曰。女侍輩亦皆已給事。

新帝宮乃無供者爾黃門深悲人情變移即日落飾逃于深山

源顯基隱遁大原永謝人世宇治公當國往訪其居話舊終夕唯談佛理一無及世事公將歸主人曰賤息資綱一云資經素已暗劣耳公時未省唯疑伊人無故不可貶惡其子三思乃寤其附託之意憫然謂雖亦在空谷愛顧之念常不可忘則不堪乃發言爾於是每事保存其人

藤給事通憲諸子多為僧有名靜賢澄憲勝覺覺憲其季明遍

獨隱高樓紀高野山頗疾僧侶之奔競官榮諸兄數勸其出遍答曰夫遯世者吾棄世世亦棄吾不齒是遯之全者也世棄我我不棄者丐人也我棄世世不棄我者今之諸名德也此二者非真遯也諸兄皆已南北之高德也我不欲以不才廁其間

中山黃門中山藤黃門顯時與參議藤成賴中納言顯賴

子官參議親睦相善公私出處深相契交俄而參議棄

官隱高野山公曰斯人肥遯今我於世萬事休矣乃遣使問其隱趣且密命命圖其山棲構致而還

無幾公亦結宅中山。饒官入居。再遣言參議請令
一解事人來。其人來。公乃令其周流中山。居遍覽
則屋宅廣狹。以至戶席。都仿高野。棲居毫無異者。
參議聞其事。笑曰。若夫極樂國。則固應難慕。爾

賢媛

弘仁中。齋院公主。弘仁帝第三女。內親王。名有智子。有才學。上幸齋

院。賞花開宴。令群臣賦春日山莊詩。公主時年十

七。即賦曰。各探勅韻。公主。得塘光行蒼。寂寂幽莊山樹裏。仙輿

一降。一池塘。棲林孤鳥識春澤。隱澗寒花見日光。

泉聲近。報初雷。響山色高晴。暮雨行。從此更知恩

顧渥生涯。何以答穹蒼。上大歎賞。授三品。

紀夏井。貞觀中。為肥州。母石川氏。聞而哭之。曰。吾子

其不終乎。吾聞肥俗貪汙。恐吾子以清治之。夏井為讚

州。政化大行。吏民親愛。任滿將去。百姓相率詣闕。願乞更留二年。年穀歲豐。至于為造四十餘倉。蓄之。及去。吏民送者充塞。贈物甚多。夏井唯留紙筆。餘一無所受。後果連坐。異母弟

豐城事。謫配土州。

四條藤公。大納言。公任。將辭亞相。寬弘時。公。頗不相得。初倩齊名。以

言諸文學為表。都不中意。乃乞江匡衡。江諾而歸。

頗有憂難之色。婦亦深怪問之。江具語其難得意。婦曰。此公故多矯飾。諸文學或當不及門地之言。故不愜爾。江欣然從其言。具草。公乃披首端輒言。臣五世相國之適子爾。自曩祖忠仁公以來云云。公喜用其表。

永延帝。雪後早坐宮中。顧乃云。不知香爐峯雪奈何。

耳。宮人清氏。

清原元輔女少納言

默起前褰御簾。帝賞其慧。

而有學。

白居易詩香爐峯雪撥簾看

永延舊宮人清氏。老後零落貧居壞宅。諸貴遊俱載。

過其戶。相謂曰。衰哉清氏。非復往日。清聞乃褰幃。

曰。駿馬之骨。古人尚買之。

上東后少入為永延帝妃。帝一日吹笛。宮商甚調。宮

侍仰感注目。而后在側。獨不顧。帝曰。屬此會通。何

以不。看。后曰。聞聽笛。未聞視。笛。帝笑服其理。

高內侍

儀同藤伊周母高階成忠女

才調。耽好詞翰。恒言研殘餘

墨四五寸許。剪葉片紙。已退禿筆。三錢方兄。併書

冊。吾所愛惜。唯此五物。不啻龍宮珍寶。

宮內。喪朝士。俱造高陽公主。居簾內。靜寂不聞哭聲。

亞相藤隆季中納言家成之子官大納言歎曰可謂幽閑矣哀

樂之事何必於外發太甚此宮居恒內則整肅至

於扇面有男女竝坐者公主命棄之

白河帝每佳日率意遊幸一朝積雪甚有觀帝起臨

階徘徊有一幹郎已設輕行之供帝乃獨從一期

門北出未命幸處期門亦有智諧料其賞雪正必

北山時太后永承帝后后內府藤教通女治曆四年立為后其夕帝崩后自幼習釋經

帝晏駕之後落飾入小野終身不復出都居北山小野宮境地僻幽期

門乃馳入告幸令備貯儲帝果趣小野在外車上

賞雪太后亦使女侍就車進酒遽設無闕帝已歡

還時太后簾內不令一展設既而左右幸上不入

太后曰觀雪須外吾固知帝不入

有舊宮人幽居太秦或傳其豔而有情諸郎年少懸

想其趣好事相誘乘月夜行窺之至則秋棲素淡

自然清令亦皆不覺矜飾既而香薰徹外乃於簾

內嘯詠岸柳秋風遠塞情榑直纖纖有秀致於是

相顧恐其不可當逡巡默歸

源三品賴政女讚岐二條帝頗涉經史嘗曰少已失恃

每值誕日便憶母氏劬勞則不堪水漿入口而世人都以生辰相賀吾所不曉

建春后是高倉帝母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后兵部太輔平時信

女初微名小辨被保元帝寵生高倉帝有嘗竝仕舊官人近后側私

問曰如是福祉不知在后心裏何似后曰宿因所作於我何知

源豫州奔後有人拘其妾靜致之鎌倉源將軍及夫

人以靜本名妓俱出鶴岡召觀其舞靜固辭數四

不得乃勉起舞其曲詞意都無非永懷豫州者

觀者皆為墮淚他日鎌倉諸士解音者相携往靜

客舍設宴且慰坐中有梶原景茂託醉頗出豔言

靜變色且泣曰嘗受豫州恩今縱不死忍坐被此

辱乎豫州者鎌倉公弟也今若在則汝輩可得輒

見我面乎梶原赧慚逡巡

鎌倉源大將軍獵富士世子賴家年八歲從射鹿獲之

大將軍甚愛賞之還遣梶原景高于鎌倉告之夫人

夫人北條氏無喜色梶原失措良久夫人謂曰武弁

之子射獲原野禽獸固常事已何勞專使之有

平相州時賴母。秋田城介景盛之女。義景之妹。既寡為尼。居松下。稱松下尼公。邀招

相州前一日見廳窗格故紙間破。手自糊補之。其

兄義景在前言宜命某夫耳。母曰某夫之作未必

勝我。義景再道更紙新之。則工亦省力且復美觀。

母曰然我非不爾思。但亦自誠物不必悉改。隨壞

補之可也。庶使年少輩知斯意耳。

術解

藤戶部忠文好鷹。吏部王重明特詣宇治宅乞求一鷹。乃

受而還。途遇鳥數試頗凡也。王自中路再造更請

他鷹。戶部乃臂一鷹出曰。本欲獻此。恐不中用。今

唯所試。王喜。乃在歸路見鳥正一。放之便入雲去。

世謂此鷹五十丈內遇鳥必擊之。蓋亦知擊者凡

而颺去。

源羽州齊賴。陸奧守滿政之孫。駿河守忠隆之子。出羽守。武人好獵。愛鷹。

多。養飼之。老後失明。不能復自擊。猶居家日居臂

上手。摸為樂。客携信鷹來。詐云頃得自西州齊賴

欣然卧起。乃攝拳上摸其毛骨。良久曰。是信山腹

白巢鷹。爾不幸喪明。殆將見欺。客乃驚服。

藤致忠

大納言元方之子右京大夫左馬頭

頗曉天文

天曆時有詔問天文博士保憲

時致忠作郎 偶於廁向人說天事忽有射焉者箭

以中使往反中柱致忠驚曰吾過矣穢處談天故熒惑射吾爾

唯今年有木星助故止柱而已

寬和帝逃幸花山時夜潛出宮中侍從二人而已人

無知者路過安晴明宅晴明適避暑於庭忽拍手

獨駭曰變變仰見緯象天子避位何哉帝行聞而

走晴明便入奏急變於是宮中始知帝不在

寬和帝少即位俄而所愛幸弘徽妃薨帝不勝悲哀至致迷罔遂懷脫履之志偶見藤道兼所持扇有題云妻

子珍寶及王位臨命終時不隨者帝乃循覽悚然

道兼因說理無常助其哀情帝益決遁志無幾帝

與道兼謀欲乘夜潛幸花山將出其夕月色殊明

帝難其揭焉有猶豫之色道兼奏曰璽劔已奉東

宮矣先是道兼密送東宮故云爾頃之雲翳月光

帝曰吾志成矣遂出已而遺亡妃書有密情者欲

反入取之道兼詐泣曰如許恐有事障帝亦以其

不可中止遂遁道兼與僧一人從焉其明藤義懷

藤惟成奔到行在共同棄世道兼詐泣曰已奉聖

約願暫歸面辭父母而後來給事薪水乃去不來

便仕後帝數月陞進後寬和上皇懊悔其率爾又

知道兼詐譎而憤怨焉時一條帝在東宮是前帝

圓融太后所生道兼者太后兄弟之子也實欲東

宮早得其所故誘成上皇遜焉義懷是九條公孫

謙德公子其姊為寬和帝母后外戚門地已居要

路從帝入釋時人且謂志不可保遂不再出確終

其守惟成者雅材子自永觀末國政無紀寬和即

位為辨朝政漸正惟成之力為多二人遁世世頗

惜焉。而益疾粟田公險黠云。

九條相國

信長御堂公之孫相國教通之子。至大政大臣。號曰九條公。

善相未達

時偶窺掖庭井。自鑑其面。覺有公相。喜而歸。取鏡自見。無復前相。試行再窺井。如初。歎曰。鏡近井遠。吾拜相。自當遠爾。後果如其言。

亞相藤道明

字慶相。摸守高仁之孫。保蔭之子。官左大將大納言。

未達時。與其

婦微服。密各到市買物。有一嫗。先見其婦狀貌。曰。君相必當為亞相夫人。尋見道明。指曰。亦配此人。貴相也。

有人詣太醫丹雅忠。主人方待他客。出在堂側。便接

見其人。少頃來乞診者。相尋入門。主人遙望其面。

顧對其人。歷指病者。暗言其所患。及皆坐陳其惡。

無不悉中。俄頃所待客至。是安晴明子吉平。

一云客即

有行也。主人為設杯酒。先舉杯。未飲。吉平曰。急之地

今且震覆杯。可惜。主人以為戲。從容未飲。俄而地

震。杯酒果覆。並是妙術。其人大驚。以語世。

巧藝

弘仁帝好書。秘府多藏。中有絕佳者一卷。帝珍之。出

示空海曰。如斯誠亦不可學也。恨未知何人。海曰。是臣僧在唐國所作。帝以其體異不信。海曰。亦隨風土俗尚。變爾乃裂軸奏覽。書曰。某年某日。沙門空海書于青龍寺。帝驚歎。先是帝自以為勝於海。於是矜心頓廢。益重海書。

空海左右手足及口。插筆竝書。世稱五筆和尚。

飛彈匠人有妙工。與畫師百濟川成相善。川成家僮

之。其人若不識認。川成即畫其僮面。與令物色。果捕而至。文德帝時。以善圖畫。屢被召見。常各以技藝相調。心不相下。一日匠請川成曰。近自建

三間四面堂。願來看。且煩畫壁。川成便往觀。家有小堂。四面扇開。匠迎請入。川成升階。將由南戶入。其扇俄然自闔。驚却將由西戶。其扇亦自闔。南戶自開。遂向北向東。皆如始。竟不得入。怪而下。主人在內大笑。川成慙之。思欲報之。故招匠曰。近有一奇物。請來看。匠疑其報不來。及數回而至。主人乃啓廊戶。延之。忽見其內。死尸橫仆。脹腐甚。匠怪。畏將旋。主人在內大笑。即復就視。畫尸形障子。方知假物。

鳥羽僧正覺猷源道濟之孫能賢之好戲畫嘗作旋子居法輪院稱鳥羽僧正

風圖吹米囊在空中糝糠塵亂側畫僮奴遽欲抑留

之狀妙極駭態時人傳玩轉進上皇皇覽大笑且

歎其工及僧正朝問其畫意便應曰有此事近日

官供米至天風忽起輕颺囊穀奴輩騷擾臣僧傍

看不堪可笑戲作此爾上皇乃寤令考問倉吏果

有不法供米多雜糝糠

寵禮

藤公良房閑院冬嗣之子攝政大政大臣文德后父清和帝外祖父上表辭相國

先是賜安車入朝固辭不受文德帝特賜寶劍一

雙曰公宜帶此劍副朕懇情莫使蕭何獨誇漢代

良房謝表曰今屬老病何狎恒典當陳執退速褫朝章長歌竭來遽歸里第是則微臣之自分也但以流波出浦獨成嗚咽去鳥辭巢非無顧慕况臣身甚涓陽之戚情異義合之臣必須粉答恩生

延喜御宴詩題禁中翫月讀師以次唱群臣詩至於

三統理平作天山不辨何年雪合浦應迷舊日珠

已畢乃將唱他詩上命暫住且令三復理平一聯

理平叩昧不覺感泣云聖主哉聖主哉人皆晒之

天曆帝謂源延光曰。相得如是。朕百歲後。卿儻有憶邪。延光曰。天恩無極。不可暫忘。帝曰。時或應思爾。常豈不念哉。延光曰。千秋萬歲後。臣願終身不釋喪。以爲刻心之符。晏駕後。遂服終身。後帝時。或不_レ得已。則素服從事。後帝亦每見垂淚。

藤雅材貧獨。未見知。俄召爲郎。時宿。或人婢舍齋。詔使索至其家。正當主人亦希郎選。謂到已大喜。經營使云。不關主人事。命下秀才君也。主人怪搜其婦姊妹之婢舍。有一客出。皆見其悴陋。不信。使云。

卽其人也。遂傳詔去。主家乃愧。遷怒逐其婢。上聞其事。閔其落魄。詔賜內府諸物。令具裝而朝。

橘直幹爲文章博士。先例文章博士皆兼他官。直幹申請兼官。曰。拜除之恩。惟一榮枯之分。不同。依人而異事。雖似偏頗。代天而授官。誠懸運命。帝初覽不悅。至後云。簞瓢屢空。草滋顏淵之巷。藜藿深鎖。雨濕原憲之樞。帝歎曰。一世文士也。窮乃至此。亦朕過矣。卽拜民部大輔。

藤爲時

刑部太輔雅正之子紫式部父

爲淡州。怏怏未之官。卽因官

掖奏文有云昔學寒夜紅淚沾襟除日春朝蒼天
在眼上帝一條覽慙恨入寢不朝丞相道長朝參候問

女侍云偶向御覽為時文辭乃爾丞相憂懼時源

國盛既除越前乃喻旨令辭而俄授為時越前上

乃喜起越前勾麗所來到上蓋欲遣為時以文鬪

巧爾去國三年孤館月歸程萬里片帆風畫鼓雷
奔天不雨絲旗雲聳地生風為時在越所作

時以為佳句

永延朝稱多才言語之臣有齊信公任俊賢行成世

號四納言又有宮媛十數人越前守為時女紫式部大隅守時用女赤

染衛門大江雅致女和泉式部道貞親王女小式部重明親王女小大君輔親女伊勢太輔出羽守

秀信女出羽辨越前守懷尹女小辨左馬頭時明女馬內侍高階成忠女高內侍大江匡衡女江侍

從參議廣業女新宰相信濃守隆信女兵衛內侍道雅女中將皆一時宮掖令秀

詠言之選帝每曰朕之不德唯得人一事庶亦不

愧前朝

小野右府實資至寬仁時年八十餘為其子求攝州與

時相右賤曰天曆舊臣某既事七朝願奏請賜優府

少仕天曆歷安和天祿寬和永延長和至寬仁朝時相奏與攝州

源亞相隆國字治永承時寵遇用事延久帝後三在東

宮於事側目。即位始有欲泄怒其子之意。其伯子隆俊為黃門在省中。帝密自青鎖窺見姿儀尤美。就列儼然正笏而坐。未嘗顧眄。日後稍試其狀。恪勤奉公。加有才幹。謂卿相之器也。後又察其仲隆綱。時為參議中郎。值朝議有射狐事。隆綱執筆書判云。雖有飲羽之號。未見首丘之實。帝視其文才擢之左右。又察其季會。宮中俄火。帝急駕腰輿將出避。諸雜人乘災闖入殿陞。中外喧擾。帝輿不得前。季子俊明時為羽林將。速入乃自把弓。毆逐令退。侍衛帝輿事寧後。帝大賞曰。微俊明朕幾被辱。於是宿怒悉霽。皆用為近臣。眷遇無比。

藤實政

式部太輔資業之子。侍讀學士。參議右大辨。大宰大貳。

初為東宮學士。

延久帝即位為甲州上京。以已補外未敢見恃舊之意。帝乃慰勞。及還任賜詩餞送云。州民縱發甘棠詠。莫忘多年風月遊。

大監物周光以詩學生與宴。年已八十不能升階。大藏卿長成春宮大進朝方。時為弟子起乃前後相扶而升。時以為寵。

源相俊房。後中書王之孫。左大臣師房之子。官左才府。稱掘川。其弟顯房。官右府。稱六條。

學文章。稱於當世。其弟顯房。不必長學。亦以唱詠。

且后父故。俱承上白河帝。遇並為亞相。屬上相關。次

當拜俊房。上意欲授顯房。咨江匡房。江乃言具瞻

所歸。故須才學。宜授俊房。且兄先順也。上曰。若依

順叙。有以久次。希進者。固亦不虧。且顯房若失。此

時。恐將遯世者。是應憂耳。奈何。江曰。唯憂陛下不

從公論耳。未有兄以才學拜相。其弟乃慍遯世者。

於是用俊房。顯房後亦拜相。

六條右府顯房侍上皇。皇問曰。世今有何事。右府曰。臣

向問丞相京極師實夫人疾。牀枕前後。有三大臣侍藥。

可謂奇事。皇曰。盛哉。此間難得復爾。夫人昆弟掘川左府。其一

人則六條右府。其子師通。內府也。

源武庫賴政。少時微見天仁宮姬菖蒲。眷懷經年後

上聞之。欲出賜之。便試飾同色。宮侍三人。雜菖蒲

其中。出在階上。而召賴政。令自擇焉。賴政恐其誤

認。未敢即進。作歌陳其迷惑意。上大悅賞。乃起自

引菖蒲。賜賴政。賴政拜感。婉媛殊至。時人語曰。得

婦諧樂媒妁不惡

任誕

大宰藤佐理不修儀則人目醒日如泥

藤公道隆以劇飲與朝光濟時二從恒深契合公將

薨有人說極樂國且勸念往生公曰按察大將已

逝在彼土邪不爾無為懇祈按察朝光公伯父兼通子大將濟時公叔

父為光子

源經信為都督鎮西西到筑前追田驛其夜中秋月

色清明見館前有一大樹波婆娑遮月乃命數十夫

遽伐其樹蕭然自彈琵琶終夜對月到明乃發

藤惟規越前守為時之子臨終僧在枕上演中有之說勸正

其念惟規曰中有何如曰似向昏暮獨迷曠野惟

規又問若是曠野乃有草木秋色蟲聲亂鳴者耶

曰應有爾惟規曰中有亦好僧自失去

源納言師時左府俊房之子亞相師賴之弟好內如夫人者六七十人

各有閨房每夜歷寢一夕乃周冬夜則令侍兒持

火爐從至旦方歇而後飽眠常到午晝諸夫人亦

以其無偏愛和輯相善

藤亞相成通輕捷無比

成通著糾屨步走險危高欄
蔥柱車輪轅端乃至峻牆削

壁無不蹈到兼能騎馬嘗從幸白河度河中
流馬卒跌伏成通輒踊已立鞍上無所沾濕少時

私愛一官家婢每夜微服來宿婢舍官家人認為

賤姦乃圖伺其出共撻辱之婢泣告其事令警成

通哂曰何害之有夜半踰牆出外頃之抱一囊踰

牆復入安眠至旦故待日晏將出欲撻者在外注

目忽見帷簾之間小露巾角次露衣袖戶外已置

新屨一雙既而成通整裝衣巾徐步出踏屨下方

知貴人眾皆遽伏主人亦整衣驚迎成通乃曰聞

當被君家杖罰恐懼來謝爾主人曰奴輩不遜唯

所譴讓成通曰何至復爾唯見與婢子便是復好

之賜遂受而歸

藤成通忼慨動垂感泣御試衛士騎射看射夫兼行兄

公為其弟立帖云弟射其兄武夫便為立帖情意

可想乃泣二條帥長實云行兼騎射公兼出帖有何

可憐

一源衛武士風流詠歌無麤俗態頗遊衣冠成通偶

在坐孰看其裳綴頗急乃指謂旁人曰吁伊將欲

應猝輒便纏束耶便已含淚。

京極藤相國。京極大政大臣宗輔。大納言宗俊之子。喜好異常。能養蜂。

蜂皆有名。唯所使令。未嘗有螫。恒蜜紙自擊。行呼

其名。皆隨聲群聚從游。不啻海鷗鳥。世稱馴蜂相

公。承保帝在鳥羽宮。庭樹蜂窩。俄墮階地。群蜂亂

飛。皆畏其螫。避走。公徐取盤上枇杷。以箠爪削皮。手擊之。蜂悉附著。而後令皂隸遠棄。又無夫人及陪寢妾。夜被中

恒聚女兒。穉幼數人。擁卧而已。

藤公宗輔不問家事。其采地亦不知出何物。有來貢

則欣然謝其人曰。厚意。此從何許得來邪。

下毛武正嘗騎從法性公過山崎。墮馬。他日公再過

山崎。憶出前事。顧問武正。此是汝所邪。武正曰。然

已。而武正籍其地入己邑。舊主爭之。武正曰。相公

已見。以為武正所可復爭哉。

三條黃門某。健啖無比。常患肥大。謀之醫。且道其常

食量。醫曰。故有治方。但先節減食用。而後可施。時

今伏暑。且先宜食水飯。清消其中。黃門乃從其言。

他日醫來。察其食限。乃見二丈夫扛銀盤。徑二尺

盈水飯。其中又一丈夫進大銀盤。貯鮎鮓五六十

頭醫以為亦分供已。又有一人，以案捧銀椀二，皆至前。黃門乃獨下箸七八回。飯鮮俱盡，醫駭曰：如此水飯，亦不可療，乃逃。

妙音相公命藤協律孝道

尾張守孝定期之子樂所頭

期某日有事

幹必至。其日孝道放浪都下過期，公命索之不得。及晚，自至。公大怒，急命左右令作麥飯、鱮魚，須臾供至。公乃使孝道噉焉。孝道適飢，舉皆盡之。公益怒，命拜伏三千餘回。孝道素健，且加食力，起伏無艱勞色。公搔頭曰：奴已如斯，吾無可奈何，乃止。公嘗遠行，遇麥飯、鱮魚并食，以為人之苦惡，莫過此者。故令用為罰。于時傳聞作笑談。

秦兼任初貧，有一蒼頭獨勞經年，俄而兼任得有祿官。族人聚賀，兼任於座呼蒼頭前，皆謂予物報年勞。兼任忽起踏伏，挫頭斷髮。族人驚問其故，兼任曰：悍奴承事不如意，然放此則無可更役。我積忍多年，今始酬志爾。已而復使如初。

僧都盛親

居真乘院能書博學辨論無敵稱一宗

任

達不羈，甚嗜芋魁，談義座側，佇盛大盂，且啖且論。

未始進入有病必擇芋魁殊美者閉居飽食疾亦誠愈生平居貧其師死遺一坊及錢二百緡亦賣坊百緡都將二百緡舉託人家稍稍取給辦芋無用他事亦復未幾皆盡

藤資朝避雨東寺門有乞兒多聚其側狗瘦短倭手足攣拳種種醜狀一無全者始見頗玩其奇須臾興盡不堪其惡歸則舂檻臺樹平常所愛俄命盡棄之曰那復愛似夫乞兒者耶

大東世語卷之四終

大東世語卷之五

簡傲

野相公不羈率直人呼為野狂篁狂方音相近公傲然作詩

云暗作野人天與性自古狂官世呼名

增賀顛狂疾世安和帝嘗詔賀為供奉賀故佯狂垢汗而逃太皇太后敬事延入宮中賀

便復對采女出鹿語而罷去其師慈慧受僧正命入謝翼從甚

盛賀來故帶乾魚為劍乘瘦犍牛厠列先驅衆叱去之賀厲聲曰今日前驅舍我誰歟

永延時省中日給有建白者當束帶見謁者掘川右

府時為郎。乃著鞵一足。直廬前。隔物出一足。示謁者。清議以為動起玩侮。乃寢白事。

獻山寬印。負其俊才。蔑視南北學徒。但云天下獨有

主恩。當我顧眄耳。時興福主恩有義學名。後以麤

語忤朝旨。放在西筑。既而印亦竄東州。印曰恩流

西海。印在東地。我邦宗乘已為凹字。寬印事楞嚴源信學業風

成時宋人朱仁聰來在越敦賀信與印往見朱出接之乃指壁間掛像曰是婆那婆演底守夜神也師知此神乎信乃把筆題華嚴中善財讚嘆偈於其像上曰見女清淨身相好超世間令印續書印復題曰如文殊師利亦如寶山王朱嘆曰大藏者皆二師之腸胃也大尊敬之

源俊賢為郎時值侍中闕時相問曰誰堪拜侍中有

忠於公家者答曰無過於下官者乃用為侍中。時藤

齊信謂已必當補明義門遇俊賢朝回問云誰作侍中俊賢傲然應云身已拜矣

公卿多乘檳榔車王孫英明親王齊世之子寬平帝孫官左中將未達

時乘檳榔車詣法性寺國忌時公卿多集有人云

門前方見一檳榔既非公卿乘殊可怪爾英明在

座應云即身所乘若非公卿不許乘檳榔車見何

令甲哉

源隆國乘果下馬詣宇治公徑到階前下曰此是非

馬唯活屐爾請免失禮公笑其諧諛而容之

勸學院書生集飲或曰今日之會不問齒序乃以才

高下為席藤隆賴修理大夫基隆之子三河守乃直進居上頭

諸人爭之隆賴曰文選三十卷四聲切韻有暗誦

者邪身座乃應讓耳

源參州賴綱左馬頭賴國之子世既許其長於國風賴綱恒

向俊賴言君欲作佳歌耶唯當具邊管尸祝於我

而已

秦公景公正子以能競馬被承安帝寵後下毛敦景為

對於場末偶為持帝賞敦景亦令祇候公景謂人

曰如聞敦景與我為持以受恩賞若有勝我者不

知當得幾賞

播府生貞弘善騎馬近鄰有一陰陽家得馬招貞弘

騎試貞弘心怒其無禮聊且從招行騎迴旋一再

徑騎歸家陰陽家怪來乞之貞弘曰我謂汝之素

分無敢招我今試理固亦欲因而遺我爾乃已從

其意而受領焉不反

西行風氣高邁兼善雅詠見重於世高雄文覺初聞

其名甚醜之曰伊已遁世邪唯當靜修佛理何故
 風流自處嘯詠浮遊且走高門乎吾見必當擊碎
 頭腦會高雄修法華會西行來觀道場徘徊花下
 高雄之徒已知其西行慮其師暴猝默護不告既
 而西行通謁曰某今奉觀道場日暝願假一宿徒
 輩不得已通之文覺果戟手待之已入覺熟視少
 時廢然起迎延之相見曰久欽高名不圖辱臨歡
 語移時供具備至到明而別其徒怪問之覺曰爾
 等不曉乎恐伊能打人吾安得打文覺顛狂初坐惡言流竄豆州

將發都廳徒管送者心望有賂乃勸諭之曰當共
 遠赴諸如是時必有餞贖况上人名高相識應多
 那不一試告行覺曰既是出家乞食有何親故但
 亦不得已則東山有一舊要曾已相許生死不相
 棄乃當貽書以乞物耳促具紙墨徒輩喜而營求
 覺乃見其紙叱擲之曰爾奴無禮伊人清高今將
 多待物分爾那用如許麤惡徒既怒其奴呼而忍
 且求好紙至覺曰吾不能書須善書人徒復奔走
 請書手至覺曰具飲酒來潤筆書師徒者稍苦其
 煩費不可中止乃典賣所帶供辦既乃書手請其
 辭覺口占曰覺今當遠訣人命朝露固不足惜但
 亦一日之儲不可無爾因請向所寓行糧鴛眼百
 貫粟米百石伏乞見附使者畢問所與姓氏覺曰
 清水寺觀音房足下徒輩營走之餘俄悟其浪謔
 恨怒爭罵不止覺不顧且大笑絕倒良久曰請
 更與汝等平且聽吾言夫觀音大悲利生廣大圓
 滿何求不得且汝等貪欲強責空手人吾乃轉乞
 觀音而欲厭汝非吾過也遂送至攝鄉舍待船發

船子來宿廡下。夜更覺寤在戶內。適聞船子相語云。此僧前募緣財物必多。吾輩巧詐。乃可取得耳。語罷而睡。覺伴為不聞。乃及曉。獨在戶內。鳴念珠。微聲私祝曰。頂禮吾山護法天童。弟子向為神護。寺造營所募。積已百金。密藏五條天神華標左柱。根三尺所。願護晝夜。迄弟子歸上。無有盜失。船子竊聞。待旦與儕輩急赴京。掘五條標柱左下三尺許。不見物。更穿五尺。竟無物。相謂云。眠中髣髴或有失聞。又穿右柱。俄而華標倒矣。驚逃歸到攝鄉舍。會鄉人亦咎覺顛。方罵船子。乃進自言華標事。怒覺虛誕。覺曰。汝不知乎。此大地之底。稱金輪際。布金滿塞。汝那不穿到其際。且吾所埋。北野天神爾。非五條天神。汝更赴京。求此乃得。因傲笑送者。皆憤。每事使困。既發海上。神驗頗多。於是後皆懼罪謝。

西大寺靜然上人。扶老而朝。白眉折腰。龍鍾甚苦。西

園內府

實衡左府公衡之子官內大臣

側見乃起敬曰。嗚呼。尊宿

哉。藤資朝從傍謂曰。是徒年老耳。明日使人牽衰

茸一老龙。遺內府曰。是可尊爾。

排調

藤黃門忠輔

粟田左大臣在衡之孫。治部卿國光之子。

常仰人目仰黃門。

藤大將濟時

小一條大臣師尹之子。

朝遇戲之曰。天今有何

事。黃門曰。見客星犯大將。大將心頗惡之。無幾卒。

人每有問慶保胤僻事。不必考察虛實有無。都云有

有。藤有國故設偽事問之。亦即云有有。遂目有有

生。

藤大將濟時女。選入東宮。三條即位後。或傳便應拜

妃。大將詣丞相。兼家陰察其旨。丞相亦但云。或應爾

耳。大將歡喜。拜謝歸家。營事待之。爾後消息都無

其事。時人目濟時為紅梅大將。蓋云彼家有紅梅

其實空拜也。紅空梅拜方音相近

定通舉童子郎。下議當拜官。不源經信列戲云。宇治

公御車僮。曾為土州史。滿座大笑。事遂罷。

藤信通通李兄弟。東宮大夫公實之子俱為侍中。並見榮遇。伯

極寢陋。叔極肥大。退朝二人雙坐。母夫人前。母夫

人熟視曰。不知孰是支離。

康和中。勅建尊勝寺。詔近臣施華幔。源俊賴語人曰。

近方作百詠。構思攪亂。矢口發言。便不自覺。云華

幔華幔。上聞其事。笑除施列。

藤傳公實。閑院大納言實季之子長女為亞相。經實夫人。其次嫁

花園左相。仁有其次即為待賢后。長大漸卑。長夫人

曰。若有一姊在我上。必應配野夫。

僧寬快。壇光院僧供奉蓮華王院道場。日上多闕。主事郎

乃每日簿下注寬快不參正欲使懲懼快看便執筆每注加其下如供米如供米主事竟不得上奏法眼寬快乘輿遠行使二力夫肩之看其不堪道疲曰那不更代力夫曰二人爾誰可代者快曰不然前夫為後後夫為前更互相代乃可

順德太后宮人備後醫師時成女與佛工雲慶女越前每以辨給相調共耻父業越前頰面偶生小瘡示備後曰定是疾患非阿姑無應知者備後即看曰正已嵌眉間非我所知

藤亞相資季

中將資家之朝會源參議具氏

中院中將通氏

之子官宰相中將

自誇言曰卿曹所問何事不辨參議曰

未必爾亞相曰卿且試問來參議曰下官年少未習學藝若道不敢問唯淺俗近事一二應相質耳亞相曰益無難座人相勸曰此爭亦是一段佳興願於上前乃不勝者當罰供饌遂從其言既而參議改容發問曰自幼久已有習聞一言未審其義云馬吃糧狐尾凹入九連等云何亞相對窮乃曰是童俗妄言何足深辨參議曰下官已言所疑淺

俗近事爾。於是滿坐大咲。亞相供饌。

僧都盛親見一僧。率目為白迂瑠璃。或問其何物。親

曰。吾亦不知。若有乃當似渠面耳。

輕詆

弘仁時。科試對策。國子助教廣人。

廣人。博通經史。最明左氏。兼達諸道。

工與判焉。高材者以文多累落第。時廣人一目眇。

高材乃竊詈云。眇博士。豈得明視我文哉。廣人聞

便應曰。我眇猶不足見卿文。况於不眇時哉。

釋空海書。大內門榜。後野道風作語。謗之曰。美福田

廣朱雀飽米

或稱發昭博學英才。善相公每相輕侮。便云。可謂有

才。博則吾不知。

釋安海精台學。每豎義。無人能屈之。時慧心源信。檀

那覺運。稱台門兩輪。海常曰。慧心淺廣。揭厲可涉。

檀那深狹。不過踰跨。

或人會江時棟。初問文字。平範國在側曰。對二試及

第江學士。初問文字。何乃癡也。

平範國。

武藏守行義之。子右衛門佐。

自甲斐前司。補五品郎。藤右

府實資小野官右大臣在列。非其非次。謂坐人曰。克甲斐。

前司者何人。時宇治相公謂實資以大臣在列。嘲弄朝議。遣人勸發。

藤隆光中納言為輔之孫。右衛門佐。宜光之子。左京大夫。外究儀體。內無心。

情。世曰大法會獅子。

藤伯州範永。尾張守仲清之子。平因州棟仲。安藝守重義之子。源衛

尉賴實。美濃守賴國之子。源讚州兼長。攝津守道成之子。藤京兆

經衡。中宮大夫公業之子。源筑州賴家。攝津守賴光之子。六人一輩。

以善詠歌。竝稱於世。歷年沒後。唯賴家一人尚存。有為仲者。自奧貽言。賴家其意云。諸友多沒。所存

唯君與我耳。賴家曰。當時六子之交。未聞有為仲。何輒強託。如是不報。

滋岳川人作讖曰。貞觀後。公握衡。壬午歲。聖人生。宇治公子師實。以其年生。未弱冠。既陞相位。人以讖為驗。承保上皇聞之。曰。讖已有言。大水出平地。九丈。後都無驗。何必盡信。

諸才子在播州。同詠高砂松樹。爭巧苦吟。大宮先生。藤義定。作出殊佳。良暹自負。素輕大宮。於是乃曰。不圖被犇牛角觸。

藤信賴舉兵後除目調選多用私人藤伊通右府後家之孫

大納言宗通之子官至相國曰陷井亦已多殺人何以不作官

京極藤黃門中納言定家奉勅采選歌集新勅選集時乞入選

若競携其雋而至竝以為極意自擇黃門受而開

之都不佳乃擲返曰諸君妙選乃盡於此耶願得

其除却塵垢囊而讀之

典藥敦重候上皇御膳乃謂傍人曰今所供羞品若

有詔問暗證木州口對無遺會六條內府有房左中將有

通之子官至內大臣至聞此向敦重曰吾願有問今正索鹽

字不知在何扁敦重曰在土扁內府曰才限已見

他不必問

鎌倉中書王寬元帝子名宗尊中務卿以征夷大將軍出鎮鎌倉府蹴鞠會雨

場未乾俄而佐隱州車載鋸屑進之乃撒場得無

濕妨後或憶陶侃事賞其有幹吉田黃門藤房曰故

事有儲乾沙鋸屑之陋何必嗟賞

假譎

僧寬蓮橘良利為僧更名善碁延喜帝數召對帝手不及二

道賭以金枕既而蓮勝賜其枕出乃復令諸郎追

奪為戲。如此數矣。一日蓮復勝。抱賜枕走出。左右追之如始。蓮便取之。其懷投宮井去。追者還。其明令人入井出之。則木質金箔耳。蓮終得真物。寬蓮圍棊

當時第一。蓮一日車行過京西街上。遇一丫鬟迎之曰。家娘命將公到。蓮未知其由。率意隨行。至一家門內。蕭散坐。覺清雅。簾外設棊局二。筭具焉。有一婦人。隔帳謂蓮曰。幼少時親嘗見教。聊習此技。聞公名手。請試為對。蓮益怪之。乃送納一筭於簾內。婦人還之於外曰。不須爾。請隔帳指示。遂以削木二尺許。自內指局云。煩公置我棊於此。對。蓮從為下棊子。又下已棊子。如是間對。及局竟。蓮棊盡。被圍殺。蓮乃大疑怪。走出而歸。後令人物色。不知為誰。

藤致忠嘗弟欲極泉石之趣。未得奇石。先出一金買

一石。京師稍傳其事。業石者爭銜怪石。運詣其門。覓沽之。致忠詒云。今無須爾。鬻者不能急載。還悉置其門去。然後彼此擇取。莫不如意。

社日有村夫吹笙渡者。伶工時忠在看棚上聽之。察其管中有美材。招村夫駐。乃詒曰。今日盛會。惜笙不佳。為汝借換我笙。汝即認我。疾輒來換。既乃竊拔取。村笙中良管。以別管補。揷故加裝飾。村夫不寤其異。欣然換將去。後傳其笙為名管。

笛人成方有寶笛。名犬丸。伏見藤將作甚欲之。不得。

最後設黠計。佯為大怒，恐嚇之。成方不得已，乃云：願乞須臾，還取笛許遣。成方乃取笛來，立庭，自云：以此買禍，胡復用為石擊碎粉，將作愕惋，無可奈何。謂所爭已壞，罷遣歸。其實犬丸留藏其家，以他笛佯免。

賀茂祭觀有擇便立標者，署曰：翁觀地所，不許人侵。皆謂上皇御臨之地，無敢近者。及祭至，有一白頭翁來，傲然占觀。人始怪憎，上皇聞其事，召問之。翁曰：賤隸至微，年已八十，無意更貪觀物。唯臣愛孫者，屬充祭事，乃欲一看其裝渡，苟為易者，權計爾不爾。老入千萬人中，恐復藉死耳。

保元上皇於座問事，藤通憲通憲雅稱博洽，時偶窮屈，不得進對，亦不可默退。其僕豎師光在庭上，遙察其艱，近前階下，告主曰：方有內召，既及，三通憲便辭上皇而起，既而問之。師光曰：正見君苦進退，故詐爾始無其事。通憲笑曰：善。紅山迷塗，牧豎是依，謂汝耶。
師光黠而好事，通憲愛之。平治之亂，通憲遭害，師光遁為僧，更名西光。後寵近

保元上皇謀滅平氏事，覺被殺。

畫師賢慶弟子某亦工畫賢慶沒後與其孀婦有相
訟慮下吏壅塞乃畫孀婦姦淫之狀細極褻穢遺
下吏許令共看玩漸傳上司遂及訟事上司聽斷
訟理得申

足利將軍

尊氏在鎌倉新田氏

義貞新田太郎朝氏之子元弘中舉義兵攻鎌

倉滅北條氏以功至左中將後為足利氏所滅奉天子命來伐足利軍屢

將軍心已圖入寺為僧以解說謝上將軍弟直
義方自戰還聞此事私與上杉重能伊豆守謀偽造

詔書十餘紙取懷視之將軍曰是殺敵人所得意

者義貞曰譖我兄弟於上上且信之乃降此詔耳

將軍開其書有曰足利尊氏直義罪惡既極宜處

族誅雖自縛降若為僧侶有殺無赦將軍乃搏膺

奮踴曰事既到此為僧無益便更擐甲而出於是

軍復大振

黜免

伴善男有罪淵魚名

贈相國房前第五子管是善參議清公之子幼舉童子

郎長為文德清和二世侍讀至參議依事鞠問伴爭辯不肯服罪二

人詭言曰汝子已承伏那得獨扞伴懼然撫膺曰

奴已敗事矣。乃服。善男才幹用事。而性險刻。喜陷害人。既誣善愷非法之告。令明

法博上讚岐永直等斷之。永直執法。不同善男。善男怒。於是左大辨正躬。左中辨伴世益。右中辨藤

豐嗣。左少辨藤岳雄。與永直等。皆坐解官。貞觀之初。善男與左相源信有隙。復誣告信謀反。殆將陷

害。上幾以大逆罪。父子被戮。初善男賤事佐州郡司家。夢跨寧京兩大寺立。覺語其妻。妻戲云。吉則

吉矣。恐勝磔裂。善男詣郡司家。主人素解相術。見之。遽迎。饗待甚厚。善男怪問之。主人曰。子有暴貴

相。既徵吉夢。但亦為占夢者所敗。為恨爾。後果至費用事。而不令終。

江公資當遷官。小野公實賴曰。擁相摸。江妻名。夫為相摸守。因為

稱。初在宮掖。名。乙侍從。夫妻善和歌。思巧歌。奚益時務。

永延時。江以言當昇進。藤丞相道長奏曰。以言作詩。誹

訕朝廷。遂罷時。諺云。湯氣將上。以言本姓弓削。與湯氣方言相似。

其詩。內相伊周。左遷太宰帥。江從在彼。內相所命

令作。鷹鳩不變。三春眼。鹿馬應迷。二世情。益有所

憤激。帥公與叔父御堂公不協。益斥堂公專權。

忿狷

源賴貞。多田滿仲之子。賴尤之弟。大和守。有暴怒之累。源道濟曰。作

船路君。謂常日和氣。欣適可愛。風波一起。暴猝可

畏。

藤黃門隆家。中關白道隆之子。伊周之弟。與兄內府。同以罪遷於

外州後赦歸復本官而時已失意怏怏御堂公集飲中酒忽曰無彼黃門座頗乏賞俄遣招之黃門

至衣冠整肅滿坐改容公曰此會何可不復披帶

藤公信恒德公之子齊信之弟左衛門督東宮大夫便就黃門背後將

解衣裳黃門怒曰是何禍也雖亦失塗隆家非當

被卿等侮弄坐客失色佳興將廢公徐笑曰今日

之歡不宜用如許暴謔我且為解之乃自起以手

解脫於是黃門解顏乃舉坐上杯樂飲踰常隆家豪有

氣力都督鎮西時狄人踰海來攻吏民謂帥公長

自促令戰衆服其勇幹盡力禦當寇賊敗走

藤相國伊通少時同班四人師賴長實宗輔師時俱拜黃門而已

獨見遺愠怒即日辭官乃壞檣柳車出之門外焚

之故示自棄褐衣跨馬浪遊妓家

藤相國伊通性頗狷急少時不得志辭官隱居人勸

其出則曰我固無意榮觀但每看今人冠幘尾高

指天便欲著幘項骨一出耳

甲州僧嚴融有學匠稱而甚有忿怒之累弟子事者

日受罵詈殆不堪融聞其妹喪子甚哀怒曰既是

吾妹爾何乃愚暗便適其家且罵且諭曰生者必滅汝何迷謬之甚妹曰非不知此理但復恩愛忽離情不可已乃泣融愈盛怒猛制其情良久妹收淚問人之有忿不足為罪耶融曰嗔於三毒固大罪耳妹曰師通佛理爾乃有怒何耶融不能答益復怒起曰饒汝哀絕好為之乃去

尤悔

內典藥紀國守

常陸介真人之子發昭祖父也侍醫內藥正

上東宮藥豫

啓曰必至瞑眩而後已東宮服後果大苦悶諸官

疑於危急拘國守於詔獄命抽刃待之若有不諱速斫國守既而東宮病已國守出獄乃慚悔曰以我生命係君上疾無益遂誠子孫永停學醫

醍醐僧正謂源黃門顯基曰相傳琵琶有三曲

上玄石上

流泉白子楊真操啄木是為胡渭州三曲一云一流泉啄木楊真操為三曲加上玄石水為五曲一

生未聞老僧齒衰命在旦夕願為我一彈乃將持以之泉路矣黃門謂其人高年亦世所尊乃不得辭以次遍彈僧正倦焉屢欠將終乃曰每聞華園磬僧來稱極樂雨滴聲者甚令人起敬仰之念不

知君秘曲中所未傳邪。黃門悵然悔其苦彈。

藤知房

信濃守賴季之子參河守

作歌。藤伊家

大納言行成之孫。皇后宮大夫良經

之子官大長秋賞言。此詠可謂優矣。知房不悅。退言。吾若

賦詩。固不如許。唯以和歌。不愈於彼乎。使彼倨然

作此言。

白河帝有寵童。命樂人時資。教童秘曲。時資奏曰。如

臣末技。亦以秘為貴。非其家者。他日難保。萬一有

泄為世為道。陵遲非小。固執不奉。詔帝不悅。又令

則季傳青海波。左舞則季盡授其秘。由是墜進。及

童寵衰退。流落伯州。稍漏其秘。帝聞追悔曰。時資

之言果不虛。後八幡禮清。亦有寵童。正復忿樂人

助忠。不傳秘曲於其童。內奏帝。帝曰。朕前已失青

海波。此事非朕力所能及。

藤隆信

左兵衛佐定實之子肥後守

藤定長

東宮學士俊定子

始以和歌

相齒。後定長為僧。更名寂蓮居閑。寄興雅情。長進。隆信

歎曰。古人云。壽多辱。我若早沒。尚應有微名遺世

耳。

糺漏

中書王兼明薨後。天曆帝問其子黃門伊陟曰。王家有

所遺邪。黃門曰。有兔裘。尋當進獻。上仍其語勢。謂

兔皮製裘耳。既而黃門進覽一封卷。即王晚所作

菟裘賦也。中云。君昏臣諛。無所于想。上披覽。悵然。

黃門暗劣。既已不知營老之事。語有諱忌。亦復不

知。王名兼明。延喜帝子。博學多才。賜姓源氏。官左大臣。及藤兼通執政。陽尊為親王。實奪其權。王

嘗卜隱居於龜山。於是鬱鬱不得志。乃作菟裘賦。君昏臣諛。其序中語。一云。永延帝時。伊陟上其賦。

帝覽序語不悅。至于賦中云。扶桑豈無影乎。浮雲掩而乍昏。叢蘭豈不芳乎。秋風吹而先敗。帝乃知其抑鬱。帝時亦不滿於藤道長專權。遂深感恨。自書扶桑二句。常藏中箱。帝崩後。道長入卧内。觀而

忌之。乃陰裂之。

忌之。乃陰裂之。

藤大將濟時。好事外飾。有時以此誤失名善琴。有人

請聽者。必為不得已。一再行而止。未嘗彈一曲。家

或有贈貽諸物。陳之庭上。夸示數日。夜納之。晝日

復出設。至於又有贈者。而後止。其妹承天曆寵。居

宣耀殿。所生皇子。長不慧。大將為之飾事。防衛反

多。致敗失。益見非笑。

史大夫朝親。少時作文章。生以其面甚長。人呼長面

進士。後恒會文。遊諸公門。亦以奇駭。每被輕侮。一

日借人車載出車小屋低乃且在內陰脫其帽手持行逢丞相出遽下謂恒見識諸公不復避匿乃歛衿將拜而忘其脫帽右手持帽肅然露頂俯伏路側公車前驅無不解頤者

楊梅公源顯雅恒多誤言在人家秋雨忽至以其車在外欲令內之便命從者言車降令雨內有人調笑曰車軸天降可畏耳人有勸喻者云是亦公病耳若禱神佛可除公曰然意欲言造三尺觀音正有鼠過側乃復誤言曰將造三尺鼠奉此祈焉人皆傳笑

寬治時上聞明宗者

勅解由次官

工笛特召令奏明宗鄙

怯其日在上前畏縮殊甚遂不能吹而止上更密命其所親昵女侍迎私令吹之而上乃匿聽焉音調果妙於是使人傳詔賞曰殊勝所聞明宗便驚上已有聽鄙怯性發忽復撲然墜地世遂目安樂鹽傳以為笑

仁平中八幡行幸左府公先至私拜神訖而降階時

藤範貞

式部大輔永貞之子

為郎官亦先至在側立見公無

執敬之容。公怪使人問。識身否。答曰。未識。公笑而過。于時皆云。不識。內覽大臣。郎官。殊為一奇事。一癡人。珍襲朗詠集。稱是野道風筆。或問此集。四條亞相所選。野公乃為數世先輩。得無年時相睽邪。其人曰。是乃所以為珍也。

仇隙

平總州兼忠在任。其子余五將軍。維茂。一云。維茂父繁盛。自奧來

省。從兵頗盛。總州屬疾。不可風卧。疾之使豎搥腰。遙見其入門。指其兵居首者。字太郎介示豎曰。識渠邪。

曰。不知總州曰。是殺女父者。女時幼。未知耳。豎泣起。其夜入仇舍。殺之。亡余五。忿且耻。初不知誰殺。然已疑亡豎。請總州追問。總州曰。吾語之。其仇爾。定是豎所為。而女乃問之。欲殺之邪。設人殺吾。於女奈何。復父讐道也。吾死。女不必作吾喪者也。怒而起。余五慚懼而謝。

掘川相國兼通。九條公師輔第二子。關白大臣。諡忠義公。病革。門有車聲。

門者通云。公弟大將至。相國平日不協。聞之。蹶然喜曰。嘻。吾今臨盡。吾弟尚有懿親之情。疇昔之聞。

誠復可忘。顧當相見永訣。且語執政讓代之意耳。

扶起而遲。俄云車徑過入禁門。相國大忿。耻乃起。

命車馬著朝服而入。時大將以為公已薨。欲速奏。

請代事。既在上前。忽見相國愕避。相國聲色甚惡。

乃跪奏曰。臣今將終願。一奏除目。即命賴忠代執。

政。奪兼家入將。以濟時。充闕行訖。便歸第而薨。初

融帝母后藤氏。九條相國女也。為其兄弟遺書請

帝曰。執政必用其次。故長兄謙德公伊尹已為相

薨。其弟忠義公兼通為相。即掘川公也。大將兼

家第三弟。自謂固值其序。以不協故。事至相忤。

相公兼家臨終欲擇諸子。表以為代。問藤有國。我子

誰堪其器。答曰。第二公是也。兼道又咨平惟仲。掾史

國平等。咸曰。諸郎君自有序。於是表請長子道隆。

道隆遂得拜關白。乃云。我自適長。得此不足甚欣。

但亦所幸者。有得報有國耳。無幾有國父子被除

名。乃知為公所中。有國始事相公兼家。以才幹所

與平惟仲共執事。竝見任用。官職累進。人以為一雙。

藤隆方。左京大夫隆光之子。左中辨備後守。罵藤實政曰。僥倖多年。成

得何事。實政為東宮學士。老成見遇。而延久帝在

後。隆方被中失意。

源大將軍猜忌廷尉遂至不協乃謂人曰吾嘗欲試
諸弟堪將者遣西征豫設湯匪焦熱其提臨盥呼
諸弟注皆駭其焦羊舍而退至九郎手捉熱提神
色不變徐注至畢果將有大功然非久屈吾下者

大東世語卷之五終

靜齋藏刊

寬延三庚午春二月日

江都 書肆高山房

小林新兵衛發行

